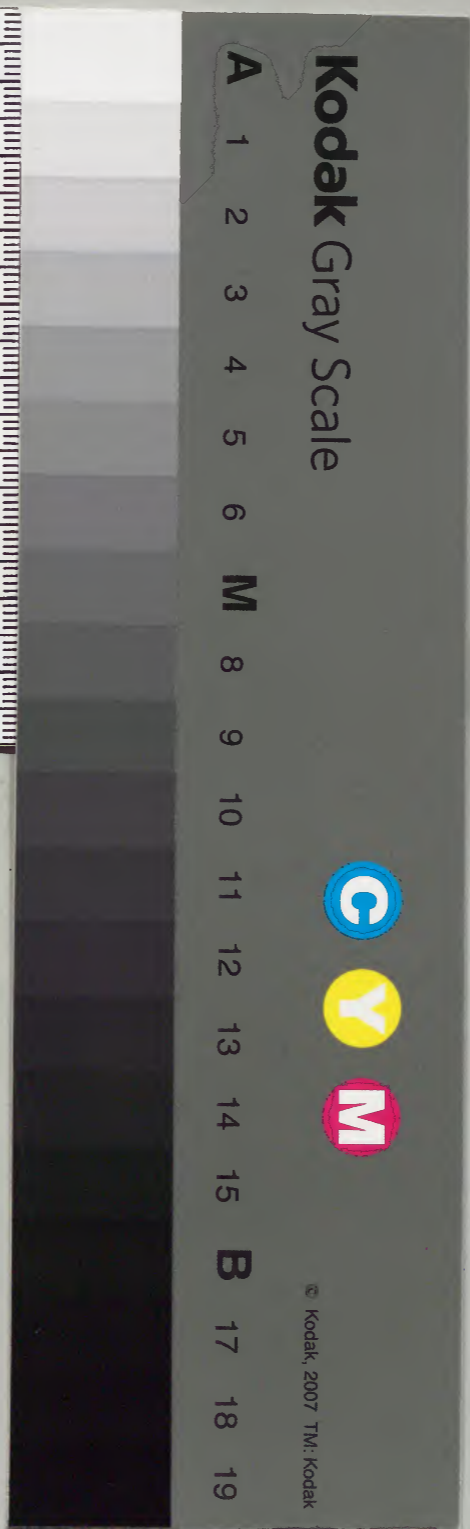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卷七十五之七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8)	
函號	別	10 1



前漢書卷七十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後漢書

傳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傳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慈

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

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

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

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當至烏

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

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

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

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

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

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

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

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

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

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

以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

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

密有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

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

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

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

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為匈

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之開而候伺發兵殺略衛司馬安

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

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

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

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

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

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

匈奴師古曰移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

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

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

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

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

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

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

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

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山

將軍趙充國武朱將軍田順度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

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

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右音獲

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名王騎

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節為辱命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木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

適我先王特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

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

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

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

武中適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

人疆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

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

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

爵中匈奴乘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曰使人與

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

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

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言既破車師降日

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

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廼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

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

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

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

之中近遠均也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

中音竹仲反

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

薨謚曰繆侯子光嗣斃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

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

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入也拔距即下起踰羽林亭樓是也

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起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

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起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瓜之戲蓋拔距之遺法

嘗起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

弁為期門孟康曰弁手搏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

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

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堯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汪莽敗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

句貧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句乞也西至長安求

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

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

喪師古曰葬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

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

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

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

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

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

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

破呼偁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音起厲反今與零同兼三

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

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

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

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

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醇讀自嚮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

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

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

弃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善也使無鄉從之心弃前恩並後怨不

便議者見前江延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

卽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諡厚

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鄧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

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謂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

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

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

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鄧支單

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

居康居王以女妻鄧支鄧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

尊敬鄧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鄧支數借兵

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下皆類

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鄧支單于自

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

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截

其四支也都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

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

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大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

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

因都護上書言居因尼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

言以謂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

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

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

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

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

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

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

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好

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

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

兵師古曰驅師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

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

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

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久病

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

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

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等諸校名以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

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頴曰闐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師古曰重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謂輜重也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聞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闐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

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

陳師古曰傳讀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

式志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

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

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

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

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

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

後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

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

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

居然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

郵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

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

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

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

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同時康居兵萬

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

利輒卻師古曰奔古奔字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

日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

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

入單于被創死軍侯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師古曰昇予也各以與所得人

昇音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

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

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

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

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

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禱

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

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橐街街名蠻夷邸在

北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橐當為橐橐在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以

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

史大夫繁延壽

師古曰繁音蒲何反

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

國蠻夷莫不聞知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臣

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音工客反此音才賜反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

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

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

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

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食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

法師古曰不法者私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

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

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

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

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

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

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議久不決故宗

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

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

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師古曰搃總持出百死入絕域遂

蹈康居屠五重城蹇歛侯之旗師古曰蹇斬郅支之首

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

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懼恐呼韓邪單于見郅

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

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焯焯如電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醜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

故以爲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

湯所誅震難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

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

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

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

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項國名也

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玉太子干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

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相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君子以功

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

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糜而靡

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靡與僅同僅少也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西

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諱也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償也

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

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

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

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

縣罰也通籍不禁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

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

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

衆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

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與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

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

下千數雖踰義于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

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

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自邊竟得以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

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

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

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

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

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

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

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

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命蠻夷中

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

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

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

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王得臣文公為之友

席而坐師古曰子王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

十八年子王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及楚殺子王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不

席而坐蓋自取也又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

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

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

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聲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

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

慮幅億義勇奮發師古曰幅億憤怒之貌也幅音皮逼反卒與師奔逝橫

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

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

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

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

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

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也秦民憐之莫不

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

血解在文紀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介冑之

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於

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撤帷弗奔況為葬馬也撤蓋弗奔為葬狗也

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

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

卒終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

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

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

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

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壽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

見宣室湯擊郵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

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

臣罷廢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

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

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

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

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

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

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

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

之雜居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

誦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

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

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

善自元帝特涓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

樂霸陵臨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

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

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

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音食孕反今作初陵而營

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見

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

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

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

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古為疆界也可徙初陵以疆京師衰弱

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

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

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後卒不就羣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

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

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

取上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

其勞國家罷敞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衆

愁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

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語在

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

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

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

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

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

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

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

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

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

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卽訊師古曰就其居考問之恐下

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

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

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

言當復發徒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

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

為不道無正法

晉灼曰增壽姓趙也

以所犯劇易為罪

師古曰易音弋或反

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

如淳曰如今

無比者先

以聞

師古曰比謂相氏附也

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

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徒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

復發徒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

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

尉增壽當是

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

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

湯為庶人徙邊又白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

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

師古曰卒讀曰猝

卒徒蒙辜

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

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又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諫

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

上書言便宜因寬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

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

歷傳之無窮

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此年上書者附著耳

應是南郡

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

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

師古曰趣讀曰促

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

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

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

戒欲專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

反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

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

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

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

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臬俊禽敵之臣如淳曰為延使羣臣

薦士而延納之師古曰臬謂斬其首而懸之也後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後曰克獨有

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

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會未以友聽

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

曰分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

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

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

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

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郅支

功尊元帝朝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

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

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

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

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拜為沛郡

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

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

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師古曰言

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

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

長當不待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略意

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

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

門之師古曰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行又坐法

音居力反踦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

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

師古曰懷會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

甚親附師古曰謂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

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會

宗發戍已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

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戍

已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

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

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

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

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

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大子番丘師古曰番音安反會宗恐

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

服虔曰墊音墊阨之墊鄭氏曰婁音贏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五十弩李奇曰三

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

殺漢公孫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

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

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

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邳支頭縣橐街烏孫

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

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大下亦同會宗曰豫告

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

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

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

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

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

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曰儻募無行檢也募音蕩卒用

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前漢書卷七十終

前漢書卷七十一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漢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治春秋為郡

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

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應劭曰櫛

具木標首之劍木標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

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

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佩環瑛師古曰環玉瑛也

是也佩音磊標音匹環也禮佩環瑛師古曰環玉瑛也

記曰凡手佩象環也禮哀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師古

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

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

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類曰躡音繼師古

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

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涯也今乃承顏接辭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

揚名末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

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

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

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

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

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

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播即不疑多有所

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

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

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

衣襜音昌瞻反褕音

踰冒所以履冒其首師古曰公車請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公車

以聞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公車

曰雜共也其有素識之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

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

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

知且安之師古曰安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

賁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賁衛靈

也蒯賁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

晉趙鞅納蒯賁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

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賁也取之義可以立乎曰可

奈何不以父命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程光聞而嘉之曰

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

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

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

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

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

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下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

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

師古曰幾讀曰冀師古曰幾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遠召鄉里識知者張宗

昭紀謂之
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
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
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
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
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
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謹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
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
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
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

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
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

淺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
能及竇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今仕宦
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

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
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滿三月

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

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

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

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

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間

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

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

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古曰幾讀曰興今日飲食費且盡宜

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師古曰幾讀曰興今日飲食費且盡宜

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

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詩感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令

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

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談其父于公為縣獄

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雁也

遭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二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

勤苦哀其二子守寡我老久絮丁壯奈何師古曰絮音

反瑞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

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

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

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

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

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於是太守

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

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

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

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

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

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

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

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

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

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

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

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

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

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

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

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

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

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天子

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可定國所

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

咎於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

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

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

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後不敢復告以故

寢廣師古曰寢漸也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關廷

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今長丞尉民田

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減相振

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

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

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

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

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

人言不相同也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

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師古曰言能防救母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

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

錄于君師古曰大能母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

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

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

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

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

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

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

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

師古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脩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

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

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

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末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

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

前漢書卷之七十一 列傳 七

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來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

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

之薦廣德經行宜克本朝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

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

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為

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

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

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

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

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

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

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禮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齊絜不得入廟祠也

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

也歐與驅同猛張騫之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生不乘

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

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

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

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

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

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

也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

陽長枸邑令師古曰枸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

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文讀曰附

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

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

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

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

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

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

師古曰迹謂求其踪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

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

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

脩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

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

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

后稷是不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

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

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末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

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舉奏刺

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

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者以恩招俸也勞

音盧到友俸音盧代友

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

師古曰志民災

鹽官不專也

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

法左遷朔方刺史

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

復徵

入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

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

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

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

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

後上遂

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

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

經故使行河也

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

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

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

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一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

是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
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決起受侯印還卧
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
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
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
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
米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
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
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耳非
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于晏以明經歷
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
韋謂韋

也賢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
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

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
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

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
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

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
牙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

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
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
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

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

朔日蝕鮑宣復言上迺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

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

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

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

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覆音

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

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

壑師古曰壑古侯字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

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

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

賜黃金安車駟馬宜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

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案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

哀鰥哲獄為任職臣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薛廣德保縣

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曰遁讀與巡同彭宣見險而止異乎

苟患失之者矣

前漢書卷七十一終

前漢書卷七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 蘭 臺 今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絲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
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
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

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

師古曰即今之商州

商雒縣山也

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

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

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

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

平

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

皆修身

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

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

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

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

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

矣裁日閱數人

師古曰裁與才同閱歷也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授老子

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

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

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

師古曰嚴周卽莊周

楊雄少時從游學呂

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

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

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

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

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

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

名為幾孟康曰蓋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

韋昭曰言有執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

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

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為自蓄其德

則有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

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

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

嚴君平湛深

玄默無欲也師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

古曰湛讀曰沈業又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

也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

也諸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鄭子真嚴

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

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

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遷

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

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

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

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惻古怛字

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

丘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

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

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頤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

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反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舍音反

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于不伐甘棠

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街臣

日搏促也師古曰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亦

博挫也音子本反駕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音止藥反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

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

偃薄師古曰偃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奕脆之王體犯勤勞

之煩毒師古曰奕柔也音而亮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又宗尊也

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旼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

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楸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

也楸車鉤心也張揖以楸為馬之長銜非也楸音其几反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師古曰

日形體也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

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其氣也適和也於

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

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

則福祿其轉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轉與臻同至也皇帝仁聖至今

思慕未怠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

於宮館園池弋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

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

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

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

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

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其後復放從自若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

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

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

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

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

且何獨喪事凡

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

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

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

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

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

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

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

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

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導
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
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
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
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
吏言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
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
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
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
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

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
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
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
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
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
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
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
可復修也

師古曰言其
澈深難入行

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
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
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
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啟一世之
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
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師古曰財與裁同言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
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
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
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

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立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

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
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

無節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
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

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師古曰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教今使俗吏

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鶩不通古今至於積
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

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

明示天下以儉

古者工不造瑯瑯商不通侈靡

師古曰瑯瑯者刻鏤為文瑯音象

非工商

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

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

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

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

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

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

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

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

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

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

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

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

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

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

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

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

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

實效

師古曰言不聽虛名

考績用人之法

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

薛宣

政事已試

師古曰言有效也

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

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

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

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

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

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

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

亦何敢娶駿

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二年以

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

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

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光亮反

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

師古曰婚姻之家

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

世之美

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

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

未聞所繇反懷詐諉之辭

師古曰諉詐言也音虛袁反

欲以攀救舊

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

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

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

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

薨國除

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在席之事一說傅曰附謂近幸也

自言至崇

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

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去位

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

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

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

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

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

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

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飲也精塗而不瑤木摩而不刻

師古曰瑤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

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

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

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

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

器亡瑤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

相放效衣服履袴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袴古袴字主上時臨

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

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

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人在於陛下師古曰正

曲曰矯復音方目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

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千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

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竹器音先刷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

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

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

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巳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

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

下也師古曰食護曰飢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

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

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

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

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

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填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

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銀財物鳥獸魚鼈牛馬

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

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

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

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

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

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

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

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

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于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

留二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

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

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

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方今天下饑饉可亡

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

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

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

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

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

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

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

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袒褐

不完師古曰袒者謂僅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袒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

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

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廩用反其下亦同

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繪絲絮衣服酒

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

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

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少茅

蕙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山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

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明

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沔朝之臣也師古曰沔與汚同音

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

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躡音頓

躡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死還讀曰旋沔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

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守

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

國政師古曰幾讀曰翼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

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

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予少

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

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

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
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
以爲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
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
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
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
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
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
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
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

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
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
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爲而不出
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出把土手足胼
胝師古曰掉拔取也山古草字也把手措之也胼併也
胝繭也掉音才兀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
千反胝音竹尸反把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橐稅師古曰橐
禾稗也鄉部私
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
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末耕
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田與
人而更爲商賈
業之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
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

王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

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

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又言

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

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

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稟食師古曰給以食令代關東戍卒乘

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

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

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

其誅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

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

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

師古曰從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

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

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

上府者以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

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

持也切刻也操音干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

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
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裸臂為政於世行雖

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

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

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

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

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減者輒行其誅亡

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

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

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解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

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

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

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

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

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

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調

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前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 十一
勝曰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住

父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

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

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豈爲丞勝輒至官迺去州

舉茂才爲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

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

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

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

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

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

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

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
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
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
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
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
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
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
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
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
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

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

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

日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

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

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常

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

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爲勝道高

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對曰

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譖去卽應

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

白丞相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

不審妄有發勝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作自觸罪涉

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

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不崇禮義而居

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媚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媚古惰字謾讀與慢

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

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

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

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清

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

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

東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

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

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

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

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

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

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

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

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以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大夫其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十一

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徵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

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父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十一

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廼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

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古

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語畢遂不復開

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爲議郎後以病去

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爲
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
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
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宣坐免歸家
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
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
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
議失傳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
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
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

亡度窮困百姓是以口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

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

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論議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

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

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

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

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

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

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

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

為美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

工行反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豪強大

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

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晉灼曰避古列字也師古曰言

遮列而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

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

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

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

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

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羣臣幸得居尊官

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

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

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

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

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天下乃皇天之天

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

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

叔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

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鞠也拮音居拮

反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父子夫婦不能

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

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

酒霍肉

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

蒼頭廬兒皆用

致富非天意也

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

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贊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

頭青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

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

民服豈不難哉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

辨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

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

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

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

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

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

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

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

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

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

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

人結仇怨以終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

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

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師古曰呐亦訥字也不勝倦倦盡死

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

壽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

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

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厲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

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

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

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

之人師古曰夙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

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

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蜺日連陰不雨師古

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

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葭音孚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

景十三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

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

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

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音下更反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

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

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

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

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

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

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

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

省師古曰不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

師古曰刻漏極竭翟翟之思師古曰翟音沐沐猶蒙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上感大異納宣言

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

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

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沒入其車馬摧

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

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宣坐距閉使者亡人

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

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

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丞相車不得行又

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判刑乃徙

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

也雄為之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平帝即位王

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臯法案誅諸豪桀

師古曰風讀曰諷

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

名捕隴西辛興

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

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

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

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

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

飭行顯名於世紀遂兩唐皆任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

位唐林敷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

師古曰空穿也

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

服虔曰以瓦器遺之

被虛偽名郇越

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

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

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視以衣衾

師古曰贈喪衣服曰

稅視音式芮及其字從衣

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

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

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

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

師古

日說讀

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始隃

古

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

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隃

奏免豫

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廬奴令平帝

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

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詔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
 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
 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
 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
 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劒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
 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
 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
 及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
 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
 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
 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諛
 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汗絕紀唐矣

前漢書卷七十二終

前漢書卷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漢 蘭 臺 合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

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宮為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

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鄒又作一篇其諫

詩曰蕭蕭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

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

作黼其形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形弓之總齊

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

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

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侯預盟會王赧聽諧寔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臣瓚曰逸放也管仲賞罰之行非

絲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

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我祖斯

微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微微也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遂

諛厥生師古曰諛歎隄此媢秦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

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媢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

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

適不懷萬國適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適古攸字攸所

萬國所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

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

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左右陪

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

師古曰惟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

亦思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

我王以媡師古曰媡與媡同樂也言衆人失此所弘非

日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

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也諛諛言也諭諭諂

夫粵粵黃髮如淳曰諭諭自媚貌也師古曰粵粵直言也諭音諭粵音五各反如何我

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

從逸游也從讀曰縱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

言服屬近會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

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正遐繇近殆其怙

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嗟嗟我王曷

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鑿成之義彌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

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茲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

致冰匪霜致除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

之或起於微霜隕除之咎由於息嫚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興國救顛

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自悔

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負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負然之失庶幾

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負與云同歲月其徂

年其逮耆師古曰逮及也耆者老人面色如赤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耆不可殆忽於昔君

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我王如

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耆老之人也近

音其其在鄒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位穢我

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

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

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

惟於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

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洎及也天子嗟我小子豈

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

相近居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

魯也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

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徙居也爰戾于鄒箭茅作堂師古

存我舊夢我濱上立于王朝應劭曰濱上孟所居彭城

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弼師古曰弼戾

室之事王違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

戾我言也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咨既遷

絕師古曰者嗟也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

也視讀曰示孔子鄒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茲歌于

異他邦我雖鄙耆心其好而我徒俛爾樂亦在而師古

者句端之辭俛和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

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

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

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

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長信

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

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
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
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
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
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竹器
受三四寸今陳
留俗有此器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
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
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

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

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師古曰恐

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

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

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

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共矯賢令使家丞上

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

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

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徵至長安

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

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

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

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

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

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

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

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

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

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

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

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

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朝天雨淖

師古曰淖泥也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

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

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

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

翔翔師古曰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

世蕭蕭楚傳輔翼元夷師古曰元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祗

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侯與逸同

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

遐聞左右致仕也懿天宣五品以訓既考致位惟懿惟奠師古曰

也奠盛也厥賜祁祁百金泊館師古曰祁祁行國彼

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

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

師師古曰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茅土之繼在

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

厥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

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婚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

字也削爵為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

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

蠻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之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

不能見朝於赫三事匪侈師古曰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

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

及後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

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忝以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

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除彼令聲申此擇辭善也擇可

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師古曰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

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

失母故不忍也又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

日風讀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

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

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卽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

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

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

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王缺曰玷復音房目反難古艱字玷音丁念反因以戒示

子孫曰於蕭君子旣令厥德師古曰言君子之人儀服皆肅敬以善其德也

此恭棟棟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咨余小子旣德靡遠曾是車

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

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我旣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

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束也惰古清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

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旣此登望我舊階先

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旣此登爲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

師古曰先后卽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爲職務也

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

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

我所度退其罔日然懼非所居貶退無日昔我之隊畏

不此居師古曰居合韻音基庶反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嗟

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

車服無婚爾儀以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

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於

戲後人惟肅惟栗無忝顯祖以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

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

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

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

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

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鵝臚

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

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

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

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更二千石者十

餘人初高帝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

高祖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

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

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

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而京師自

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

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師古曰如說

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

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

若平生靈寢矣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者寢創之別殿耳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

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

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獵婁又嘗黍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

稻又飲蒸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三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

說是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

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

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

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

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

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

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

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

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

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所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

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

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讀曰

恭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

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議郎議丞相丞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

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九

自外至者也。錄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

禘，音大。系反。祫，音洽。

禘，音大。系反。祫，音洽。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

禘，音大。系反。祫，音洽。

師古曰：殷，大也。

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

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

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諡而已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諡也

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

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

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

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

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

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

不祭不私其利師古曰祭讀與祭同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

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

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

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

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

難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

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

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

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

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

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

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

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

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

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

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

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

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

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

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今衣冠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騶奔走在廟

出游有車騎之象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

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數音所角反宜復古禮

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間音工其反

土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

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身沒而已

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

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

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

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

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
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
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
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
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
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以廟楚
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
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
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
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
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
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嘗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
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
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
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
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也天子
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
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
太祖間歲而禘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禘祿永終太

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

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

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

所而為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申

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祀皆可亡修師古

曰閒音工竟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

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

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摠引之子孫本

支陳錫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

迺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

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

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

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

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

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

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

曰六藝六經也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

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

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父之
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
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
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
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
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案衛思后及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
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
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
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
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帝復復太上
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
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卽位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
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
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
非今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
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
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
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

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
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
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
威師告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爲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霆雷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
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
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
弃相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

胡禽月氏

師古曰氏讀曰支

并其土地地廣兵疆爲中國害南

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
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
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
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
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
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
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
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
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

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

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婁音而

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

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

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摹其字從木又招集天

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

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

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

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

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

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

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

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

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

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

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

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

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
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
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
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
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
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
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鬻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
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
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
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
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
天下臣愚以為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
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
歆議可歆又以為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故春秋外
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
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祧音他堯反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
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

尚書卷之三十一 禮記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

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

所違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

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

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失禮意矣至平帝元

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

師古曰謚蔡義也

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

等奏

師古曰魏相也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

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

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

陵

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

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

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

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

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

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

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

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

廟奉明園毀勿修

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

罷南陵雲陵為縣奏

可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成

者固竊盜父名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

觀此可以免矣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

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
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
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
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三終

前漢書卷七十四

魏相內吉傳第四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為

妄深矣

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

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

師古傳

謂縣之傳舍

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

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

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
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父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
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
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
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
新立以為由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
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
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
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
人師古曰來涼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備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

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

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也又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

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
善時吉為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

霽威嚴臣瓚曰霽止也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

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
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

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况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

前漢書卷七十四 列傳 二

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

孫之專權皆言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歸家

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

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

之中皆有姓名籍悉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

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

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

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

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

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

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

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

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

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

趙充國等議憊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

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

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乎

恨小故不忿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

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

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是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幸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上

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

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

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

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

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

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

乏餒師古曰餒也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

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池山澤波池師古曰池放也

言不禁障之也波讀曰波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

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

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

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

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

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

振採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

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

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

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上施行其策又數表

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

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

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

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

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

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

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

張晏曰火為禮禮者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

齊齊者平故為衡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

曰金為義義者成中央之神黃帝乘坤長執繩司下土張

成者方故為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

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

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夏與坎

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

四時師古曰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君動靜以道秦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

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

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

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

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

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

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

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

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

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蕭何周

官王陵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師古曰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

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

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

湯舉秋貢禹舉冬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

古曰高帝時自有一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貢禹也兒音五奚反

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

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廢

軍而休罷者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也音薄蟹反

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

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

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

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逾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

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

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

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

前漢書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四 六

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

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

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

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

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屋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

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

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

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

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

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

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

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

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

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

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

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

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

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立方立支屬今

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

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

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

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

外家者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人掖庭耳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

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

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今天

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

納而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會

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

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

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

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

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

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

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察視之獨渭城胡

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

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

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

焉詩不云虜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

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上憂吉疾不

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

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

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

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

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

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

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

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或謂

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

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

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

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嘗從吉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

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奔逐也吉曰

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李詩

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地語聲之急耳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

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

師古曰犇吉奔字也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

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

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

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

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

步反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

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以得譴

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

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

有掾史鯨是益賢吉言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

道李奇曰清道時友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

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

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

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

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

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

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

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

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

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

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

前漢書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
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
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
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
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
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
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諡
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
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
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言大怒謂其夫人曰
展視牲且請之夕牲

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

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

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

尊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

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

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待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臥也

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旣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誰如者其人名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

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

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

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時吉得食米

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

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遊戲也盪放也數奏其糞食物師古曰奏進也糞讀

與脆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

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

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

類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也孝宣皇帝

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

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

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

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

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

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

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

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

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言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

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

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序哉師古曰言致治非徒然也前漢書卷七十四終

前漢書卷七十五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 睦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游俠鬪雞走馬長乃變

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以明經為議郎至符公長老之號耳

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

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

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

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

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

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

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子孟康曰誰問差擇也擇天

天下禮以帝位師古曰禮賢人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

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

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王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

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祇言惑眾大逆不道

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

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

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

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

帝之子也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

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

災異後事商卿

師古曰姓商名卿音姦

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

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徵為博士光祿大

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師古曰每出游戲也

勝當乘輿前

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

怒謂勝為祇言縛以屬吏更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

是時光與車騎將車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

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特別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故云臣下有謀光

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

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

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

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

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宣帝初即位欲襲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

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

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駭駱兩越師古曰駱駝皆

越東定歲貉朝鮮張晏曰歲也貉在遼東之東廓地斥境立郡縣百

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

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

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

前漢書卷三十五

况師古曰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

鉅魚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

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

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

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

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

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

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願指議已

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因廣明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

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

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

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

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

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

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

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

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

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

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

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

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君上亦以是親信之

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

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

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

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愆

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

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坐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

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

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

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土者

之服也俛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

曰從父昆弟之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

子名建字長卿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

引以文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

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

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大中大夫

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

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太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素

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資其用師古曰

日師古曰命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

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愛養

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為他官也三老官

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

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

百六十卦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

震離兌坎者是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

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

各以其自觀其善惡也

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開西羌及日

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

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

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

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

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

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上令公

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師古曰溫室殿名也皆以房言煩碎令上

何遜

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房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

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才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靄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

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適曰今為亂者

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

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

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

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

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壅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

之師古曰出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為房為

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

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如淳曰令長

殿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

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

守憂懼房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

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

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

日少陰少陽謂臣下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

并力雜卦氣干消息也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

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

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

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

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

日晉卦解卦也太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

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

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曰臣

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

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

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

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

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

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

而死孟康曰姓正名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師古曰趣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恐

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當正

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

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

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起夜半是為

今向中而蒙起是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

爭消息之氣不勝疆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

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二日

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

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

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

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

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

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

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

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

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

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

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

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

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無難還臣而易逆天

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

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

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

師

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

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

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

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

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

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

皆久

師古曰韋玄成也

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

功者也淮陽王節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

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

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
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
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
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
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
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
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
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博學
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

官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
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

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師

曰鄉讀雖愚為用若迺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

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東

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

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

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

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

前漢書卷之七十五 禮志

同賈氏說築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

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目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

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與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

為子卯夏殷亡日太失之矣何儒亮以為為學者雖駁云

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

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

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南方之

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

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

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

受故為惡其氣精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

專嚴整故為廉貞

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

加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

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

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

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

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餘

不入木上出窮則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旁行故為姦邪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

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疆各歸其鄉故火刑

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辰

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

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諭豈况乎執十二律而

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

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

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

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

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

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

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

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

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

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

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

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

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

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用子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

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

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

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

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大邪之見侍者

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

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

者晉灼曰上言中正來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

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

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巳

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

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

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辰為

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辰疏

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

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

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

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

仁甲巳土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土之脾性力力行信

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

壬主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明主

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

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

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

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

園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大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

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

巳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

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

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

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未飾壞敗

獠道縣師古曰獠音完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

裂水泉漏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

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

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閱焉懼

怛於心師古曰懼音千感反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採貧民羣

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茂勉也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禮樂志

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
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
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
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
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
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序孟康曰詩
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
之以法師古曰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
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

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師古曰賦謂分給之賜官錢

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

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

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

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

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

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

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

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

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寅律得

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張晏曰甲寅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

為義庚為公正寅年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百年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東晉竹仲及

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以王位

張晏曰春也

日臨終時接律

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

師古曰太令謂

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

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

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

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

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

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充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

以下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

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

不得天性

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

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于不

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

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

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

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

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未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

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

唯陛下財察

師古曰財與裁同

明年夏四月乙

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

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

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

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奉

奉願復賜間卒其終始師古日間空上復延問以得失

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

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

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

遷亳殷眾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

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

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

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

耳孝文欲作一臺費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

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

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

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

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

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

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

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

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也陛下共已亡為師古曰共按成

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

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師古曰

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

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

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

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

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

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

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

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

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爲主不得爲世故八世九主矣

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

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地比

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頻也溷汗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

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

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

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

本而始之於以求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

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

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

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于之詩序

曰斯于定王考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

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

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般其所避

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

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

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

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

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

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

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

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

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院

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

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

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滿溢也太

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

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五經六緯尊

術顯士師古曰六緯者五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

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

也翼翅夾張故言也

太微西主處主儒學故文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

之官為太微輔佐也微矣太微為天帝廷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古

女宮謂軒轅星也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

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憂責甚重要在得

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說

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說說小

也謂聽杞子逢孫揚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殽三

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

音踐佗音目乙反又音牛乞反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用所僇自言前有云然之

過今庶幾以道謀比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遺矣百

里奚本虞人也穆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

公用之卒成霸業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

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

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

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

與人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

先見師古曰諄音明君恐懼脩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

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

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

張晏曰與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此二者

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

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聞者重以水泉漏溢旁宮闕

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

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

過之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也日數湛於極陽之色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

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

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

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

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

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

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埽除

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

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

已也師古曰右讀日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

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

漏趨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趨字與為主結怨於民宜

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

不旋日而至致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叩見效可信者

也 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

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堤

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

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椽周敞王望可與圖

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

尉傳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

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

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

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

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師古曰

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

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閒宿留警言師古曰閒謂空隙之時也考之文理稽之

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

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

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師古曰人君之表也故日將

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

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

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

失其度晦昧亡光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各有云為其於東方

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

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閒者日尤不精

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

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

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

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

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

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

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

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

陰陰策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

執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

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常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紀其本所起紀其宿

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

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

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

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太微

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音槩桑之槩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

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

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

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

使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其盛疆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

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

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

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抵叩張晏曰

宮謂紫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

今貫之尾為後宮之象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

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

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

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

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

善人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

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

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

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消

散積惡

師古曰歲與穢同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

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

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

伏不見而為彗

師古曰彗與字同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

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

陛下也

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

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

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

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

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

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

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與溼也音於

夫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不禁雖有

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

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

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

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

鼓之相應也

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也

今朝廷怒於時月之

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

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

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

孟康

曰嫫女須女也北方天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

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師古曰落川理落脉通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

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

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

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天深尺

穿而通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

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留

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

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

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聞者關東地數震五星

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

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

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

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

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

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

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

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馬不伏

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屨謂

伏槽歷而秣之

也趨讀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

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

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

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

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

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

偽並與外戚顯命君王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

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

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

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

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

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

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

此其本也臣自不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

反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

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

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

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

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

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

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

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

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

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

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助也帝自言不

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

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

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

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

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

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

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

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

福師古曰幾讀曰冀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

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觸除之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

除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

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

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

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徒敦煌郡

賡曰幽賡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
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
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
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
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
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
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疆臣
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前漢書卷七十五

